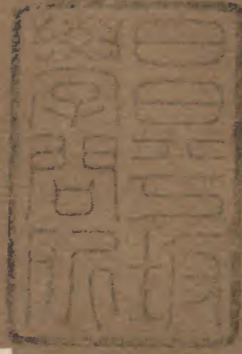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十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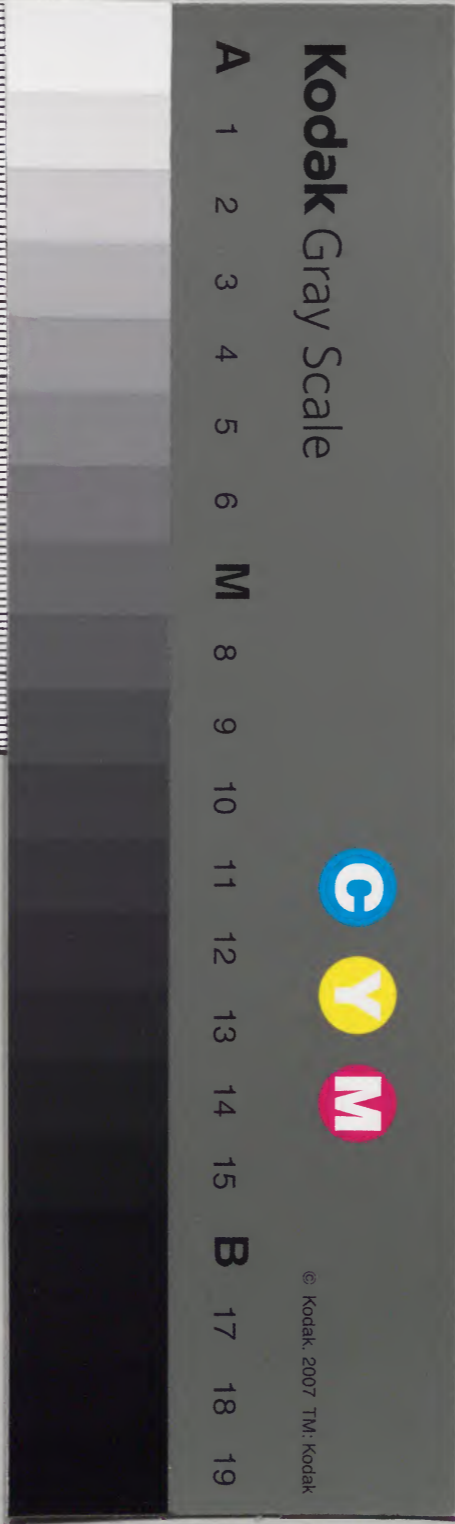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二〇 | 一三〇 | 二四九〇 | 二〇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漢書 |
| 二〇 | 二四九〇 | 二〇 |
| 冊 | 架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490 |
| 冊數 | 20 (10) |
| 函號 | 297 145 |

十



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淺草文庫

齊紀

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三月大尉陳顯達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元英推之齊

報施之文當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

及何以致之而脩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

是也則以妄人待之而終不較也按案匹士自好於鄉

黨尚不可違此道况有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

論陳顯達置
命興師

司馬

讀史管見

卷十二

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日班師是責我以
 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謝其衿衿
 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已處人兩得之矣東昏
 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
 是夷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
 身免齊不復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
 首事又無責罰是啟反叛之漸也然東昏何責焉
 魏主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善寶肆意無所憚帝怒向等案連年在
 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問具伏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官中案后懼使女巫厭
 禱曰一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事

覺魏主曰吾以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
 庶能自死

論魏文之失

馮后之麗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
 家女也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
 幸而以病出還私家且為正己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
 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而立之是孝文為子失其道
 為夫其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於焉皆失豈不為
 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勗曰吾殆不起

嗣子幼弱唯在扶汝魏辭乃手詔木

論魏文元勳
慮不及易世

子曰百年之後其聽辭遂其冲挹之志以望祥等輔政東本倚惟在於汝汝其勉之勳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

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

任以元宰摠握機政取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

而况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

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

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勳之上者所宜位

以元宰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為宗社計法成周之

用且戒慕燕之委評而勳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

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勳慮不及此

後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惜哉夫勳之所為

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為耶孝文

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

此固勳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

義不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

朝以身殉國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

弟三人同日受封
兄肇為平原公

論魏世宗不能繼志述事

祖宗所為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祖本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祖之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倣者也父歿未逾時遽崇妾母顯貴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祖之為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譖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祖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為母家乃勢所

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初高祖雖願命群公多爭心腹江祐兄弟帝深念之祐議廢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帝失德浸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

以微旨動祐祀亦勸祐立遙光祐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祐謀帝誅祐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

論廢立不可毀私意謀

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案如此。考春秋衛事、所以有罪為甯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未有說、為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甯喜弑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况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任也、而江祐江祀、而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為羣心所屬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遙光字宋本而劉暄者、於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

元舅之尊、是純以私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泰乎其為戮也、不亦宜乎、案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數字近大臣謀、宋本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論齊明之謀 逆理

善為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氣也、政政事法度其血脉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而其身猶據泰山

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使猜防豫

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弗如而凶暴加甚致左右

前後人不自保江柘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

孝嗣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尋陽而陳顯達叛求降

于魏而裴叔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景叛建牙雍

州而蕭衍叛束甲請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

叛于外於是須昏人出而桑偃叛謀有誅廢而張

欣泰叛棄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城降而徐元

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懼誅而王珍國

張稷叛何為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

後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

六倍之而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孫者順道也齊明之謀逆理既甚無以燕其子

矣又况東昏之罪浮于紂乎

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景性好談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

義兼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

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

何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

論崔慧景不能自理

崔覺、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比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詣城降，眾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為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為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公本忠也心公慮，為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

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不能解，恃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順之情不能著見，而為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有勞效，猶當為諸將屈，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扶，彼其總眾，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讀史管見
蕭懿入援蕭衍曰賊滅後仍勒兵入宮若不欲使表還歷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告之懿方食
陽託以外拒懿不從驛臣說帝懿將行隆昌故事賜死
宋齊
 投箸而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
 賞之功明賢之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既
 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
 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為
 尚書令嬖臣王咥之等憚懿威權譖之曰懿將行廢
 立帝以為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有死
 豈有敗走深為朝廷憂

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節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
 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淫
 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
 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峴投箸
 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綏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
 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苦為
 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甕其智不足稱
 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為
 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叔業崔

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柰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耻也。欲富貴乎？無道之邦，又

十二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為

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韶、業、蕭寶卷

之徒，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責

宋或梁衍以臣伐君，彼固為法受惡，不得辭也。而

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叔父為豬而將

屠之，或縛菰為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

下則萬民，無晨夕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

彼君也，君何伐乎？如此則天為民立君，元后作民

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

狡童，或曰碩鼠，或曰鳥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刪，而

湯武之事，則備載誓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為獨夫。

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

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國風，成周之

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

論湯武皆聖人

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檀車之聲。如五朝之亡。注者宋本也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為孔

子之罪人也。而可乎。宋本也

致堯

三年

生讀史管見卷第三十六 和帝
魏詳以禧驕奢貪淫。白於魏主。且言勳大得人情。不
魏咸陽王禧為上相。北海王詳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勳大得
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勳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
情不宜久輔。詔勳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宋本
為大將軍。

論昏主不可與有為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為也。元禧以有過惡為人
所白。而元勳以得人情為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勳
者。皆元詳也。魏主恪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勳之
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為上相。一升一黜。
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
宋本

君聽道正清朝。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勳而進禧。詳又
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為疑。以讒為忠。
而不亂者。古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禧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
咸陽王禧不自安。禧謀反。捕之。帝詰之。狀賜死。由是益
自旦至晡。謀不決。魏主還事泄。賜禧死。由是益踈忌
宗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為上相。以驕奢

論昏主不可與有言

貪淫所為不法，為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覈其有無，審如所白，黜而去之。改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反疑元勳，罷使就第而禱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勳之得人心，而不怒禱之多為不法也。宋本也則禱之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也為魏史者書曰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折宋本有字分崩，蓋諸此故曰邦之札枲。曰由一人。帝作共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禮下宋本有謀反

五卷上國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槩耶？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謝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歟。卉木竹石，臺池之飾歟。斥而大之，侈而新之，則有不可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置官而充貢，窮搜乎溪谷，遠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馱也。奄取士庶之塢園，大發農民之輦輦，竿節必其比偶，柯葉必其鮮榮，而竹之好無馱也。置圃養植，不計

美林下三十三
字宋本無之

根莖空本一宴剪賞萬枝猶少而卉草之好無狀也美

樹生於巔崖嘉肴出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

則惟其樹而果木之好無狀也苟以供奉乎一人

殫費勞民而為之猶且不可而公侯連第嬖寵接

舍與夫更衣別館花禦煩密誇多鬪美不移而具

於是漸伐運載四方竝舉時無虛月月無虛日執

事者恣橫百出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蕩貲

產徭役不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

足以取亡况彼五荒各驚其極欲天祿之不終也

難矣前事之不忘事後事之師也昔往之所逮聞有未

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姦諂者又從而贊

之曰前政無失焉得以為口實文王之囿芻蕘雉

兔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為而往且前寧人為大

平戲盛觀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

和帝宋本此標目既見上

崔慧景之元也其子偃逃潛得免上疏曰今死社稷者近南

蕭衍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之

賊臣何用此生詔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

中興元年

續史卷見

卷十一

十一

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寶玄與陛下先臣與鎮軍
 穎胄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
 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
 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
 不可幸小民無識而罔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
 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
 而傷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
 君為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
 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

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為褒貶。臣愚為陛下計
 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論江陵君臣
 濫殺無章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穎胄耻以亂臣賊子
 自居也。而偃實中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
 太激。偃之失也。失之然訴冤摠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
 已情。而動人聽。江陵君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
 之。王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事成矣。寶玄慧景
 之舉為忠歟。為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激之。故施
 刑於偃。是謂濫殺無章。事人何以服。

表

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自絕、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康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外侮、寶卷內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使為經略、既而不果、

論魏恪之才不逮其父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臣賢懿、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贊決、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執言、帥師只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

朔相承魏雖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
宋本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

其然豈其然乎

蕭衍之東下也吳興太守袁昂獨不受命衍曰昂道素之
初衍起兵州郡悉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
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

素之門世有忠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吳興昂亦
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衍厚遇之

論袁昂不知
所以自為

以袁淑為忠是謂珉為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若淑是也夫以袁粲為忠是謂莛為楹也易曰力小

而任重若粲是也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為殺

身明節舍生身徇義曾無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

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所難耶若袁昂負

荷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故當廢興之際而自處

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送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

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受寵利師長百僚

則不知昂所以自為果何說也

梁武帝宋本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
大司馬與范雲沈約意好敦密約曰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宋本
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

二年

無異心，誰復夏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孚，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徼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素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仗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鬪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叛亂之法，而繩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惡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為帝事，不成為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偃所以力雪父寃，而蕭穎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穎胄又何較焉？

約出，大司馬召雲告之，雲對畧同。雲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諾約，光期入，雲至，不得入。有頃，召雲入，漢約才智，縱橫。雲出，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贊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衰若沈約則真儉人歟梁公府僚范雲為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為尚書僕射而雲為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豈有既心雖為功臣

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齊和帝以蕭蕭為刺史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荆州刺史蕭憺厲精為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史

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悅

以天下為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

不議不得盡公也天奉以一已為政則其政私不欲人

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

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

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

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益下情、不以屈已為嫌、不以沮撓為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不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已為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我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愴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梁紀 宋本無類目

武帝 上

上以南海為巴陵沈約曰不可上領之乃飲沈醉搢殺之宋本奉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

天監元年

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招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

荆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可來本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

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

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

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夫位也知

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度非安夫命也

知不可免捐軀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上禪位顏見遠不食卒止曰我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齊和帝之鎮荆州也顏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

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論蕭公未窺仁義之藩

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

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

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人

感對

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

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其臺省令史士卒贖者聽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

論無疑而贖者刑之弊

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史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

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

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南康侯子恪兄弟皆仕梁歷官清顯各以壽終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

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

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

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

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况

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

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清顯

以壽終

論梁武資非殘忍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

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

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

帝以利害所迫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

以立威勢而脇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

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

復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

為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訾耶言宋本

謝朓輕舟出詣闕語為侍中司徒尚書請還不省職事宋本徵謝朓為左光祿大夫朓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為侍

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朓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論謝朓於仁義兩無所處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已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為已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

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朓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

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

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

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

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已之仁成物之智兩無

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敦諭墾至勰不

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為司徒

論元勰進不成自在退不

尋被廢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駟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曷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冲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况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縈卒為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駟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獲故爾曰孔霸

鄭袤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駟必

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已哉

馮翊吉玠父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玠年十五

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脇取

其款實廷尉盛陳拷訊之具詰玠曰審能死不若為

人教亦聽悔異玠曰愚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

求代之柰何受人教耶廷尉以聞乃宥其父後丹陽

尹王志欲舉玠克純孝玠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扮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
 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
 賢之也、扮以因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
 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
 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扮也不
 瞠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為為、
 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
 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
 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
 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
 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
 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皙、忠如
 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邀賞於成王、命周
 公為太史、召公為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
 其道德固所當為、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
 三公為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
 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扮之不若也、
 尚得為孔子之所法耶、

讀史管見

卷十一

三

論中人可為善惡

魏司徒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嬖暱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

元禧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謂之六輔者人其在孝文時非惟

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祖迭居上相則

驕奢貪淫如出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

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

以為上親小人則為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

也明主策勵之則為善為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

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

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人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遣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仙理救義陽決戰大敗降於魏三關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功臣寢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御史彈奏景宗而不治宋本

上以其功臣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

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為援軍視危不救

遊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郭大焉貶

號黜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壘矣苟用功臣三數人竝守淮南而賞

論梁武失馭將之道

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

是失馭將之道矣。

致堂

四年

先生讀史管見卷二十七武帝上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為

詔置五經博士各主一館，有教百生射策通明者除吏

論梁武心尚佛學

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

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

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

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

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

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興庠序，盛師

弟子員，特以美名而為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

紀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

術所尚可不慎哉。

魏琛言乞弛鹽禁，魏主卒從琛議，事見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勅曰：聖人

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

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

之民，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

五年

為供大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萬物為案。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

則縱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

有近寶之害。故甄琛元勳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

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源懷不喜煩碎。譬如為室外。理高頭。斧斤不平。非屋之病。案。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

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足矣。

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為君。禹臯陶

為臣。其反覆警戒。必以幾為言。幾者微也。吉之先

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

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

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葵之獻。即陳

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為父師。弼亮四世之老。而有

克勤小物之稱。元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氣稟之

偏。豈可因以為法也。為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

曲防。若綱目焉。亦豈可使之闕漏哉。區區於眾務

之末。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

司存廢弛，則猶裘弊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斷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顛亦諫，亮身兼眾勞，光武日昃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怠，非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嗚呼，為君如光武，為臣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

王宏以帝弟將兵，部分每方，夜洛中，宏逃奔，將士皆散，歸家。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儒怯，部分乖方，卒

論其棄其師

之大敗，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第為元帥，才望素無聞焉。是棄其師也。萬務皆實事，平事者必實才，自乘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空言，或以貴勢，或以世胄，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賂賂，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預。

政以是敗，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爵崇職壓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俊，無乃徒為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耆艾亦何益。故任官惟賢，人主之要道也。

六年

上豫勅曹景宗曰：帝勸卿之鄉望，宜善其之。景宗見勸，禮甚。上命韋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勅景宗曰：叡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已，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

論梁武改過
非叡比也。宋本有
我魏之任初不委
元英揚大眼之徒
當哉昌義之被圍
德興二人設錢二十
賭之景宗擲得雉
一子反之曰異事
塞及作捷也景宗
叡獨居後交字

論梁之賞罰不如魏

又如此其胸中有餘地矣。開府儀同三司魏有同養中山王英有善蕭軍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為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

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債喪師五萬人幾如

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

以示懲戒勸德案畏而慰死傷之眾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

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

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為得三軍五兵之運盍選

眾舉才夫豈兄弟之任也案也春秋書黑突帥師以此

防民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為將而失其道者尚多

有之方是時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

不能也使梁無韋裴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案無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

吹從而案不作下有還宮如常儀亭案

國之大紀事案惟無此字林天地宗廟社稷為重無此字案今武帝所謂齋

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

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

八年

論武帝輕宗廟

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
 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
 莊子謂為社稷之齋祭禮已失之矣。浮屠氏所行其義
 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何
 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
 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為
 定制其輕宗廟不亦泰乎大宋本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
 輕宗廟何也曰佛者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已為
 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帝既為我下矣則事

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疏麵代牲牢其說

兆於此矣非此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孰不

然者

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許懋為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遂止宋本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

曲說非正經之通說始於秦皇不足為法古者祀天
 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
 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徃徃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
 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

論許懋之學

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無字樣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九年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張稷謂功大賞薄上曰卿兄殺即守弟殺其若出為刺史為青冀二州刺史

論梁武帝攻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凶愚無知之人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獄焉而凶愚無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人宋本大成濟之戮已為幸其幸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豈不甚哉為梁武帝者數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邊

十二年

郡獨不虞其生疆場之患乎卒之稷為百姓所殺

弒逆之報理宜然也

沈約上三事上怒約夢和帝乃奏赤章於天上遣責約卒上與侍中沈約各疏稟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

前不則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

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已出上

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慾熾然而理義不勝則

如雲興而蔽日也及情事倏過而理義自白則如

雲去而日明也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

論沈約慢上
誑天

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不為不眾惟沈休文揣知

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范雲任昉皆為所

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筦缺人乃舍

約而用徐勉其久為端揆志在有司上終不與也

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朓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

眷眷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

以羞死之語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

其被譴責而免死於鈇鉞亦幸矣嗚呼儉夫傾

上為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願而其究如此彼勸

十四年

論高后胡后有取死之道

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劊乎。

魏宣武帝廟號世宗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以高后為尼徙居魏肅宗詔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為金墉瑤光寺皇太妃以高后為尼徙居金墉遙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除胡嬪之

心然嬪乃妾也一旦立妾為后廢后為尼尋又殺

之處議如此非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

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過案身為嬪妬于后而毒

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明日上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

道矣案本身為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

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案本惠暉為妻

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

惟以殺害為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九年案本云新佛

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為盛矣孔子曰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

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

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

論魏詡奉佛

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自防，厚貌深情，聾瞽愚俗，外若枯寂，中實奔熾，舉世為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朝於法慶之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殫屈，民力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來之未監哉。

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庶子立為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為法。漢武鈞弋之為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

論攝主為先
王之令典

而宋本也。至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

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為是，不殺為非。以

義理論，則不殺為仁，殺為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

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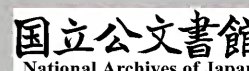
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由

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

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蕭宗

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

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



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死。康子卽位。旣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東

論諸元不能
我正于忠

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繫，百僚之

所視效者也，豈得為人所脇受宋本授所非授哉受宋本此而可

脇，則亦何所不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

貪偽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

侃然正色，不苟依隨隨依宋本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

遽相害也。既已黽勉授之茅土之賞宋本，若非元昭上訴，雍

憚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臣

之義可不正已而正物哉。

十五年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

始成夏四月淮堰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

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鯀隄焉，而

無禹隄，陘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續續宋本，既大不智

規取壽陽，其人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有宋本於敵

初未有損，而自殘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恫悔之

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

為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為至，而其迹則泥。雖

論梁武不智
不仁

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已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已疾痛，凡曰天下孰非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徵矣。

世宗作瑤光寺，未訖，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宋本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

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

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

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致舉以

供養為誠，莊嚴為勝，自瞿曇在日，已為此言，詔其

後學，窮極珍寶多舉之具，曾無限制，何況為其徒

者，惟知耻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敬信，而誘

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為

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為養民，

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

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群盜如蝟毛而起，國

論魏以好佛

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

者、蓋亦視此為龜鑑乎、

李場言安有奔政而從鬼教乎、太后難違、場意罰拿、兩案奔魏之民多絕戶、為沙門、李場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

孝莫大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

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為正、為陽氣之始也、正者、則歲之首月也、

以探始之故、而用十一月為歲首、則四時易位矣、

故孔子不取、曰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

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

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意則兼舉

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

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

能知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

生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為一大事、而

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

論李場鬼教
之言足盡佛
之弊

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事物之迹，皆指為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言，及指為真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剗心此教，終以不悟，曾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邪？

十六年

論梁武仁而

勅織官文錦不得為鳥獸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

殄之意，不為動物有知而加恤，不為植物無知而

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

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等，

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彼

牛羊犬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

之教，或者悅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

覺，身與祖先父母處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

彝倫，一至于此，豈不可痛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

宋本有將軍馮道根卒及魏王暉美風儀之二條乃接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云蓋序次文錯

惡下有孟子曰季不仁不保四海十序宋本

八年

而停年格不用

詩史管身

卷一

四

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丘舉本非人故為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而謂他人為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為兄，餓父而殺之，則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曾是以為道邪？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饑餓，盡殺江淮鳥獸魚鱉，以下無二十四字宋本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為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與鳥獸魚鱉為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十萬人，為天下主，曾不惻焉。反眷眷於織文鳥章，恐被剪裂，妄心顛倒，本覺冥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武之謂矣。

應選者多銓注不行崔亮奏為格制魏選舉失人自亮始宋本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作手是不能執行一句宋本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

續史管身

卷一

四

不知織、織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織、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闕必以時、擊鐸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為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顧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而善、

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
 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
 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夫人各有才而其用
 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
 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
 能皆為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
 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
 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為率

而均其數於眾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
 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
 之治可也何停侍察年格之足用乎

普通元年

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
 以聞上問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
 聞柳莊死不釋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論梁武輕祖

禮莫重乎祭當齋猶不弔况在祭乎故曾子問君
 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苟知以
 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

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臣子為重祖考為輕不敬莫大焉

魏太傅懌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叉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為郡人資垂越懌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懌謀反殺之

論懌無褚之節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元懌為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遽從之也備位大臣通乎君母雖有周

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又况又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懌方以法裁制遏其奏請是可行乎使懌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過外可以禁騰之惡矣行一不善宋本曾不旋踵死於凶人之手不亦辱乎

二年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叡不與俗俯仰

論韋叡不阿君邪好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效之韋叡為大臣而不阿君邪好可不謂賢乎耶宋本夫人子不學異端然

後能孝人臣不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使

梁朝有馭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魏使楊鈞送阿那瓌返國，張普惠為不還負付信義，非聽宋本。

詰闕乞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

立阿那瓌為蠕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

百斤金賂元乂，遂聽北歸。勅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

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喪亂，

束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

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

億計矣。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厯有

叛志也。而魏方恃其盛強，不為遠慮，忘服之之難，

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

本也。鈞為邊將，奉命而行，其失在不知可否，而論

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乂受金而為之

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乂而不

論元乂見小

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為小宋本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臣而縱之，其為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又宋本惟見金，遂啓邊患。魏以是困，而盜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繫焉，而知戒者鮮矣。

清河後人張玉瑞重校

讀史管見卷十二終

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宋本無題目

武帝下

上養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奔魏自魏逃歸復爵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麓疎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正德之為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

普通三年

必歸之有義字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

大國少稱初本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

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君人所命付厚薄之可論本正德寵險人也年

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知性質善本而處之至使出奔其

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邊國之政不亦疎元

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能應之於後則分本

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國則原情定是亦正其叛亡之本

罪或收還爵土而處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居子

饑寒彼悔心萌邪心懼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誨

之姑息是尚私恩伸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復其封爵恩難厚本

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於父而服衰豈無所自

哉即陵王綸以管象父而本

元元貪吝財寶即疎不得公選守李率皆貪汙人人思亂本魏元義既得志驕復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

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

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

姓魏政至肅宗寢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柄國不能劉騰既竊

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射者人所須

論元義專利之禍

四年

讀史管見

卷十三

七

鉅橋之粟紂事
致堂以爲桀誤

論史管見 卷十三

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
施也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

窮弱者窘於利強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

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董卓之亡

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

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於臨死之間則亦

末如之何矣今元义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

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

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

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

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人

以爲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

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

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

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

論續經貴知
大旨

論史管見 卷十三 三

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
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
於醜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
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
畧采同異濁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
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
為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

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為愈也

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敗帝曰計將安出尋李崇表奏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

五年

賊勢日盛魏主引群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
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為州
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
既往難追聊復畧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意欲遣之何
如皆曰實合郡望

論魏主追恨
忠謀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鑒者治本而不
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
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交
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

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無二字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饗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爲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閑暇之時。脩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於未沈。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奈何。孔子亦

末如之何矣。

周捨免朱异代掌機密云云皆典之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

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

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

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

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

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厥惟艱哉。

論梁武不知人朱异不量力

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瞻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

梁。江總亡陳。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

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

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

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

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

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

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

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

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

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

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

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

論武帝不知
豫章外叛之
意

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常，肆行非法，嘗逢喪車，

肆行非禮，上取之將賜，盡太子流涕固諫，得免。

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咷，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

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

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為君，台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捶

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大

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載道之

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

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

下之事至繁眾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

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章美矣，而

於人倫未有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而

服喪，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

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

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

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為人

論太子統不知春秋之義

讀史管見 卷十三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十三武帝中
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何以爲。

七年
論梁武愚拙

夏侯亶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李憲以壽陽降獲男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

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

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無字宋本三築淮堰，至是十年，

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

能取壽陽，雖下宋本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

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興師

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

綱目錄其文

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

地，報怨復讐，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

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

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群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

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

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

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

大通元年

論人君十善
行

讀史管見 卷十三

讒

報宿怨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
天字本疾人六也、不貪大功七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
勢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此、已為善行、况兼
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識足以
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

婦列子不孝使觀景伯供養還孝聞

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
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
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毋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聞、

論崔氏明識
通經

綱目節錄其
文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
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
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
白之意、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
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
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頑
哉、為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脩德矣、崔氏所
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

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群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

猶能爾。為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蕭寶寅出師覆敗內不自安魏亦疑之寶寅自稱齊帝齊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靡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

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復讐。似

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

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為之刺史。

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

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此小人之本末也。

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冀州。則已

斷其復讐之心。息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積

豕之牙也。

時并肆汾廣悼粟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強魏憚之舉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盜起。封疆日蹙。時討虜

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

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論蕭寶寅復讐之志忘

綱目節錄其

二年

論魏以拘門
地限停年致
亂

綱目節錄其
又

論魏以不聽
言而亡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協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醜殺肅宗。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協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醜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贖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今日日家本而舉之。以便省閱。為後戒焉。元匡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

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脩寺之工。與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寢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榮。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收勅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畧依漢宣光武侍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資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琛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二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

讀史管見

卷十三

二

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費穆死於爾朱榮行誅尉樹親黨自丞相以下死者三千人宋本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論爾朱榮不智不仁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偕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

禍日節錄其

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脩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福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君本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乎？當奉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

宋本此條在下魏爾朱榮之下

論梁不當受徐紇

魏徐紇來奔，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

綱目錄其文

有自來矣

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
 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
 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深宋本聲言其罪、肆諸市朝、
 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
 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
 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
 疑未決、祖瑩曰、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

榮女為嬪、欲敬宗立、為后、未決、祖瑩曰、事有反經合義從之、宋本
 魏爾朱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敬宗

論魏子攸行其所疑

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者宋本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
 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

綱目節錄其

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
 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
 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
 必告而舜不告、為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
 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
 託體於父、是為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

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為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效之。曾是以為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辨。休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下案

中大通元年

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寮封府庫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改元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
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事
宋本
 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或。安

論取國有五難

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翔案
 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限案

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顓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顓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顓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贊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泰時設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上釋御服持法衣行

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

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已累。必棄

而絕之。故白父母妻子。始棄所難棄。絕所不可絕。

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

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

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

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

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矣。宋本今為帝王享天位。

綱目節錄其

文

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兵宋本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為，惟恐失之。安宋本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師，行宋本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為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為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褊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

當舍者，棄而絕之可也。

上伏兵明光殿聲言皇太子榮入朝斫榮宋本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與城

二年

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為何能為，敬宗乃詐言皇太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為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為兆所執，縊殺之。

論敬宗不當
受爾朱榮迎
立

綱目節錄其
文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為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
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

當此時非有次立之勢不得已而負荷國家者何

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

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無字不前後慮其可失

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醜酒前

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

宗者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

而足以與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

朱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眾矣

雖為人寵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溷恩為用

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案是則為榮所立弱亦不可強

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為可爾豈不難

其人哉

城陽王徽走冠祖仁家以有舊恩祖仁利其財殺之兆夢徵謂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

金百斤馬五十匹在祖仁家兆執祖仁至死

之送首於爾朱兆兆夢徵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
百疋在祖仁家兆即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

論元徽怨氣交魂

之疑其隱匿捶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為能見夢於

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

何為見徽於夢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

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

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

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

耳。怨氣交魂。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燭

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宮火數月

乃滅。是其類也。

乃滅。是其類也。

齊州城民逐刺史丹陽王蕭贊。以城歸。非贊變形為沙門流轉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

卒於陽平。或盜其柩。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蕭綜信母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棄軍外叛。假手

敵人。欲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為大矣。梁武之不

忍也。桐棺三寸。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

附諸陵。慈之過也。

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詔曰。皇帝幸秦。以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為冲挹。自秦以

來。乃兼稱之。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綱目節錄其

論梁武過慈

綱目節錄其

三年

論皇帝之號不可兼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為名則失其義矣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爾皇之為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為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

以二者本亦知此二之

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為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為號則名正理備

而尊不可以加矣

昭明葬母求地之吉或賂求賣地上年老多忌命市之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

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

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多忌

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

以少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

子為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

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

長子歡為嗣銜其前事而止

論梁武終身不靈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眾有心滅生

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

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

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

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

當如瞿曇弊屣王位此乃舍之而大者何乃疑其子

之謀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而豈不賢於瞿曇

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

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

梁武其人矣

太子徐摛為家令寵遇日隆朱异不悅出摛為新安守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

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

自奉。上出摛為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

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

之不達內有妬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

必敗徐摛之為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為上所

寵任而昇已媚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警欬其君

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

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尔朱仲達將兵討高歡騰說歡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

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乃立元朗為帝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

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

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

輔則爾朱無能為矣純宋本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

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

論觀腹心之
臣當視其薦
士之廣狹賢
否

論節閔與高
歡皆失策

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伏宋本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中年春正月立正德為帝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

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

失職。故王之。

昭明孝子也。因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异信臣也。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君

論朱异小人

四年

以猜忌非罪。殄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之義。况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爵。梁室治親。已失刑矣。罪在悖逆。不失為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必無所憾。而交私藩王。主宋本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畧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為司空。亦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有所宋本

安定王至高歡使魏蘭根觀節閔帝以帝神采遂出於寺宋本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

論高歡尋榮
兆之覆轍

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聲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賊態遽彰，廢節閔而幽之，榮兆之覆轍也。夫爾朱

榮以匡國靖亂為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

歡既以弒逆討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

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

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

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畧，而其後之不昌矣。

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所

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

不聞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

寺中。來世亦可監哉。

免案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

使椿作詔求而禪位焉，主歡者相案本

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

保也。椿馳還報，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為朗作詔策

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論平陽不思之甚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

焉。况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

之從，則善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

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

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

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

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褰裳涉波，不思甚矣。夫常

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

而僥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燕幕之

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為遮湏國王，則不復畏死，

而字文化及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自

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眾，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

寇掠膠刺裴粲不為備，復四月翔襲斬之

讀史管見
卷十三
以翔為光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以得討之，以天

下大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盍

移魏境，相為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

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爲國

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綱爲本。梁武顛倒

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勢，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

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并言小數而圖

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

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

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

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

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

天象耶。

論梁武不知
將王正厥事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纔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脩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為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歡至洛陽奉表於武帝不答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答，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間闕，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

論魏孝武自
失高歡

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脩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啟邀迎魏主情案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荅其案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

者一離離絡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為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念案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棄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為後世戒多矣

歡以洛陽逼西魏乃遷鄴中萬戶狼狽道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

論高歡不仁

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

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

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

途暴露饑餒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

之所不使生怨咨嗟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

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

以爾朱榮麤暴不恤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盛

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案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

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

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耄倪乳病昏喪貧

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其視一夫一婦有不

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六渾夷狄之豪也其

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秦有隙遇醜而殂秦乃奉寶炬而幸之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立南陽王

寶炬是為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

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

論魏孝武不
足恤

大同元年

與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作借字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還本忘勲棄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主，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而本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瓜吻之間，而又觸情縱欲，斷噤強臣，是

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本不足恤哉。

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論高歡妾天子之后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為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

以為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宇文泰問蘇綽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下本如西魏泰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

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

治之要泰大悅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

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

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

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裕

民足國之政蓋綽啟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

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

始終本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

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

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

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

也楊子雲所謂鴻荒之始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

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

其間即鴻荒也興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

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

論深於易則
大極在我

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以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

孟少卿誣弘為劫沒某材

宋本

民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民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論武帝為父
惡罪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豈弟曰靖共曰配命能如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為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

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卽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遍，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爲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上與陶弘景遊，每有大事，先諮之時，謂山中宰相。本

耳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二年

論陶弘景非知道者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原本無字，字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綱目節錄其文

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於宋本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為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為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為玄言。立宋本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遍談六經而誤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

致掌光

嘗以為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生讀史管見卷第九武帝下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高歡耻失寶，泰兵至渭曲，丞相泰擊破之。宋本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

論高歡忿兵

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為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堡，俘戰

士八千也，而報之，兵以忿興，紀律不嚴，魏以三騎

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既而

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

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

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

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求命也。終亦必

亡而已矣。

四年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為邊患。魏在相泰欲撫之泰欲結婚

以舍人元翌女為公主，妻頭兵弟。今魏主廢之，弟后納頭兵女為后，魏主從之。頭

兵遂不報東魏之使。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弟后任怒節餘不好忌。

宇文泰欲固圍，而使人主廢賢后，娶夷女。一舉而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

與柔然世仇也，而寶炬之為君微矣。柔然非有所

顧賴，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

之廢之，繼又殺之，蠕蠕之女，尋亦自斃。而柔然且

論宇文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壻高歡而與之親矣案惜哉泰之為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隣為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為

泰謀臣獨憚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守文測擒獲東魏人解縛待以客禮東魏人不復為寇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

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

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

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

法脫有畫虎不成者為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

也不難矣天倖趨利事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

非黑獺之所及也

歡命諸州置倉積穀又傍海煮鹽軍國粗贍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為匹喪

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

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

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

次之恃力鑿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噉噬馳

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

元年

論宇文測待東魏人非大夫出疆之正

論高歡不知先務綱目節錄其

用武三矣。既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
 勸農之政不施。初聞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
 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為茂
 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
 配偶，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

四十二年足食足兵，富強孰禦焉。

東魏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

高澄沈高仲密妻不從，尋出為北豫州刺史，叛降魏。原本

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

九年

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為北豫州刺史，遂以虎

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

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

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

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

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槊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

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惑，故仲密

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

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怪乎暹之

論高歡莫知子之惡

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於角鬪是務。非但失步案卒數萬人。而歡幾為於槊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為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總偏師為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眾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為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

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

行故也。

歡進至陝陳元康請乘勝追泰歡不從案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

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脩。為

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此句字歡泰之德義。猶魯

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

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

論歡泰不能相併

戰高歡為客大敗眾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印山之戰宇文為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

天數歟

魏子柔然謀伐東魏遣杜弼使柔然為世子澄求昏頭柔汗曰魏以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高平自娶則可歡猶孫婁妃曰國家之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論高歡亂倫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為國

相異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為無妻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為之壻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之鄙且辱

耶

賀琛陳四事上怒責琛但謝過而已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戶口減落郡

縣不堪衰削惟事徵歛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桀黠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

十一年

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但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橫某使老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床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鹿爲馬又何法歟

論梁武所學
不正

南史文雖荒蕞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日聞荅塞臣下

豈非欺乎夫琛日擊時事是以粗條其目帝誠聽
 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
 侈靡饑寒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
 為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
 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亨養賢乃人
 主所當為又何以蔬菜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
 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
 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
 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主不
 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
 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
 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
 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
 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
 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脩政猶人理鬢須整衿
 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本先
 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

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譽侯景為忠史臣案誠呼鹿為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用強辯。止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清脩寡慾。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當窮茲水。倍增往日。宋本。
中大同元年五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上曰。此魔也。宜廣為塔。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中揚其精微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逃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論梁武溺於佛而不知佛

土木以肆狠心焉為本在乎其清心能舍也為本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况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桓魋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為障也此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而本豈異端之比哉太子綱惡之選精兵以衛東宮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綱惡之選精兵以衛東宮綸尹丹陽繹在江

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論武帝不善保國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脩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綱以幹蠱為任起敬起孝燮和兄弟綱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論梁武覩天
不懼

太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

熒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眊而下

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

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為儆戒之符也覩天變而

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

宜乎

平月也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未降上乃定議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

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

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

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

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

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

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

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義當以義理斷

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

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昏

論高

論梁武貪欲
蔽心
綱目節錄其
文

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

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

四日豈假定南歸之計暖本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

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

能見也

東魏靜帝旅力過人射魚不中帝於舍章堂而烹濟于市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

甚

論高歡善補過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

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

歡自以為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

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高歡有焉

梁兵敗上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其後禍皆敗如斯言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

景犄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為東

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東魏軍司

杜弼作檄移梁朝其文云侯景豎子自為姦逆而偽

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為

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為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論佛學不知

改過

綱目節錄其

又

梁武下家李若
能虛其心平其氣
反躬自責盡其
弊政修明軍紀
授二字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眾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逃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為復，猶未知其如何，况於逃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

讀史管見
卷十三
四

不戒哉乎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為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為急。改過者非知知非而不重為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痼痛。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為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為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脩。此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二年

慕容紹宗擊侯景使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乃縱之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

高歡唐太
 小之失

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
 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
 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
 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
 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
 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
 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後子孫以利祿誘之也
 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

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

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

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自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江南亦將為戎乎尚浮虛

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

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

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

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

論何敬容不
 忠
 綱目節錄其
 文

宋本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東魏既復舊境數求通好朱异固執宜和乃從异言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

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竝當遣還淵明

乃啟上上與群臣議朱异以和為便傅岐曰此高澄

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

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

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

失大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

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

猶未失策今也脩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

之理矣傅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其

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夏四月上遣聘于魏復修前好秋七月朔日食東魏大將軍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

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

十餘州梁王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槩蕭索殆盡

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

論脩好納叛
並行無不敗
之理

論梁武日入
公衰朽

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脩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溺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弱宋本

乎宋本

十月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

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

景遂渡采石、建康恟懼、

論朱异亡梁

綱目節錄其文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為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啟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啟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謀宋本

名宋本

武宋本

宋本

以宋本

三年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論朱异似明夷之六四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及園城日久蔬茹皆絕乃食雞子即後秦用使者雙通上雞警

上常蔬食圍城日久蔬食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罽羅之設，

論梁武破敗
昭著
文
雜日節錄其

則以時、麋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謂烹割炮燔熬煎捶酪醢脯鱗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斷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鱉咸、若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旣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侄骨肉、相圖至盡。人旣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
 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案大事一案大事者，生
 死是也。宋本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
 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
 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為善乎？佛學者，生
 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啟之，使破敗昭著，以
 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不獲
 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為
 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未如之何矣。

張闢升重校

